过 年

陈冲

兔年即将告别,龙年即将到来。居住的小城,热闹起来了。小轿车多起来,街市的人多起来,卖春联的把春联挂起来。大红灯笼,一个个一串串在大街小巷、在公园、在三江六岸的绿道旁挂起来了。寒假中的小朋友开心地燃着小鞭炮,鞭炮声从远远近近隐隐约约传过来。年味越来越浓,龙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置身其中,情不自禁便想起儿时过年的情景。那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社会物质匮乏,百姓过年普遍简朴。即便如此,我们小孩子,还是渴望过年。离过年还有半个多月,便聚在一起屈着小手指,数着还有多少天才过年,总觉得时间那么慢,总觉得年还是那么远。

年还是姗姗来了,除夕这一天,母亲特别忙,一大早就起来杀鸡,然后,把父亲从墟上买回的那刀"五花腩"和那只杀好的大阉鸡同放在锅里煮。煮熟了,捞上来沥干,再加上二条煎熟的咸鱼,便是过年必备拜神的"三牲"。在父亲的眼中,拜神祭祖,是封建迷信活动,他概不参加。这担子自然全落在母亲的肩上了。备好"三牲",母亲马不停蹄地带着我们兄妹几人,急匆匆赶到村口的土地庙拜土地神。我们虔诚地跪在土地神面前,叩拜再三。母亲双目微闭,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土地公土地婆,保佑我们一家大小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孩子快高长大,读书聪明伶俐!"

上午拜土地神,下午母亲又率领我们"拜祖"。在家中厅堂的八仙桌上,摆上十碗米饭、十双筷子、十杯米酒、一碗猪肉、一碗鸡肉、一碗豆腐(寓意日子宽裕)、一碟鱼(寓意年年有余)、一碟米粉(粤语中"起粉"意为兴旺发达)、一碟薯菇(寓意人丁兴旺)。烧8支香,其中6支插在堂厅"神"字下的两个香炉上,门口左右各插1支。母亲和我们兄妹6人,一起跪在案前,母亲说道:"列祖列宗,今日是年晚(除夕),请各位齐齐回家吃年饭。保佑一家大小平安、身体健康、日子越过越甜。"跪拜过后,焚烧纸钱。烧毕,便是"尊酒"(拿来桌上的一杯酒,在纸钱灰上绕一圈洒下),再跪拜,再叩首,完毕,起立,到门外烧炮(鸣炮),宣告祭祖完毕。

此时,已是盏灯时分。一家人围坐在一张"八仙桌"四周,开始吃团年饭。印象中,团年饭永远是那几道菜:一碟白切鸡、一碟炒"五花腩"、一碟炒粉、一碟煎咸鱼、一碟薯菇煲肥猪肉、一碟炒荷兰豆、一碗煲莲藕、一煲汤。虽然清淡、简单,但在一家人的心目中,已是丰盛美味的团年饭了。

吃完团年饭,父亲郑重其事给我们兄妹每人发上早已备好的五分钱纸币,而且是全新的,称"压岁钱"。那时,我们不像现在的小孩懂得说"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只是笑笑,默默接过父亲的"压岁钱",心里感到高兴、幸福、温暖。

尽管家里困难,但在除夕之前,母亲早早就给我们兄妹每人缝上一套新衣服,在除夕这一天让我们穿上。因此,觉得特别开心,印象特别深。

也许,男孩都有一个天性,节日特别喜欢燃放鞭炮。但那时没有钱买,于是除夕晚上,村中男孩组成一个"执炮屎"队。午夜后,村里人家都有燃放鞭炮的习俗,于是我们便兴致勃勃到各户人家门口"执炮屎"。主人放完鞭炮后,地上留下红红的纸屑,我们轻轻拨开纸屑,细细寻找那些还未爆炸的哑炮,我们称为"炮屎"。如果谁先捡到一枚,即喜出望外,像发现了新大陆,高兴得大呼"我执到一枚了!"众人看去,果然如此!露出一种羡慕之情。那捡得者,更是得意,就像是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英雄。

待全村人家的鞭炮陆续放完,天也将亮了。我们集中坐在村祠堂门口的石阶上,从口袋里掏出捡拾的"炮屎",细数着有多少枚,多者为荣,少者也笑。

然后,燃放着各自拾来的"炮屎"。那些"炮屎",有的燃着能发出炮响,有的只是"嗞嗞"冒出几圈小火苗,却没有响声,但我们还是不亦乐乎,笑声不断,手舞足蹈。

光阴荏苒,儿时的过年,逝去几十载了,但每当除夕将至,年味渐来,这一幕幕往事,总出现在我的眼前。

茂名印记

开发"火水山" 石头榨出油

六十多年前,开拓者在茂名这片承载国家使命的热土上,展开气壮山河的矿山开发工程。油页岩开采犹如给大地动"剖腹产"手术:沿着矿脉中储量最丰富的部位剖开一条缝,把表土剥离,露出原矿,直接在矿脉上掘取矿石运出。建设矿山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要剥离大量土石方建立采矿作业面,而且要建设运输、排土、动力、铁道、疏干、供水、排水、机修等配备专业设施,形成完整的开采系统。

当时,大型施工设备还运不进来,只能土法上马,用锄头、畚箕加扁担,在广袤的田野上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愚公移山"。大家喝的是矿坑水,吃的是粗杂粮,住的是茅草棚,睡的是竹笪床,每天起早摸黑,辟山填壑,先后开挖土方800万立方米,只用三年多时间就建成了年产300万吨的页岩矿山、两部油页岩干馏炉,提炼出国家急需的页岩原油。这是开拓者手拉肩扛铺设矿山铁道。

图/宫宣 文/蔡湛

"爬格子"的酸甜苦辣

毛勇强

1979年,我结束了不堪回首的"接受再教育"的生涯,被分配到父亲所在的单位工作。次年春天,我被抽调到公社党委办公室工作。从此,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乐此不疲,笔耕不止,自然也尝到了"爬格子"的酸甜苦辣,颇值得回味。

我虽然是"文革"期间的高中毕业生,但对文字工作却情有独钟,被抽调到公社党委办公室工作,为我提供了充分发挥的空间和平台。因为党委办的工作,除了行政事务之外,文字工作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起草文件、收发通知、汇报材料、领导讲话稿等等。我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写新闻稿件向报刊、电台投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不畏困难,废寝忘食,精神可嘉。可以说,每写一篇稿都历尽艰辛。因为那时交通、通讯等条件还比较落后,有时为了采访,甚至为了核实一个例子、数字,在多次用手摇电话仍然与被采访对象联系不上的话,只好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前往目的地。采访结束后,抄稿、寄稿更是颇费周折。当时,连机械打字机也没有,写好稿后,只好用手工抄写,那辛苦的滋味只有亲自尝过的人才有体会。为了使文面美观,我用仿宋字体誊抄,每抄一页(300字)约需要15—20分钟。有时抄了半页,不小心写错或漏了字,或者有改动的话,只好将这页作废,真是有苦说不出。此外,为了多投几个地方,每篇稿都是复写的。用复写纸、复写板来抄稿件,可以说是一门学问:如果用力过度,稿纸则会开裂,用力不够的话,则不够清楚。这就要讲究技巧,经过多次的揣摩,我终于掌握了要领,那就是紧握圆珠笔,适当用力,因此至今右手中指的厚茧还"依稀可辨"。皇天不负有心人。用功抄好的稿件工整、清晰,颇受编辑的青睐。《湛江日报》一位编辑还专门打电话赞扬我:一接到你的稿件,不用看署名,一眼便认出来了,这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将稿件抄好后,投稿也颇麻烦,虽然那时寄稿实行"邮资整付",但由于邮路不通畅,寄广州的稿件需要一个星期,寄湛江的稿件也要三四天,大大地影响新闻的时效性。有鉴于此,编辑往往将消息导语部分的x月x日,改为"最近""日前""不久前"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是作了"技术处理"。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的"处女作"被湛江人民广播电台采用,他们还给我寄来了一份打印稿,使我激动了好几天,上班时一有空就拿出看,甚至晚上睡觉后,又起床拿出来看,还不时拿给自己的知己朋友看,让他们分享我的喜悦。不久,我收到2元钱稿酬,我将汇款单小心地珍藏着,直到还有一天就超期了,才盖上办公室的大印,拿去邮电局取款。简直达到了"发烧友"的程度,用"如醉如痴"来形容也不过分。公社一位领导说:"你有这种精神,继续努力吧,今后一定会成才。"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成才"谈不上。不过,这些年来我一如既往地"爬格子",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从只会写消息、读者来信到学会写通讯、报告文学、评论、散文、调查报告、论文和领导讲话稿等多种体裁的文章,在各级报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稿件,有的还获得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的奖励,有的被编入各类专著,有的被人民网、中新网、搜狐网采用。1993年以来,中国言实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羊城晚报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我的散文、报告文学集《春华秋实》《跋涉者的足迹》《笑对人生》《故园情怀》《松林旭日红》和《两手空空的"大富翁"》。

红色故事连载

风起云涌(之十六)

许向东

江仲奇问明梁志石的情况,说:"梁志石的弟弟梁传文跟着校长梁深远与学生会作对,被我们赶跑了。现在他的哥哥又跳出来捣乱学生剧团的演出,必须要认真地教训教训他,整肃一下这个土豪劣绅的气焰。"

因为出发前,朱老师就交带过,若演出碰到有人捣乱,剧团要与当地农会商议坚决处理,决不能轻易放过。于是,他就和鳌头乡农会筹备委员会的张勇强组织了五六百农民打着犁头旗去兰石乡找梁志石算账。上百名农民自卫军扛着大刀长矛,拥着南中剧团的学生们,威风凛凛地走在队伍前面。农民们一路敲锣打鼓。听说要去整治那个捣乱戏场的地主梁志石,沿路村庄的人们纷纷加入。到了兰石乡梁志石的家门前,队伍竟增加到了上千人。为了不过早惊动梁志石,队伍行进到距离兰石村二三里地的地方就将锣鼓停下,静默前进。到了梁志石门前,在江仲奇和张勇强的指挥下,群众一下子把梁志石的房子围了个严严实实。

此刻梁志石正和弟弟梁传文在二楼大厅各躺一张太师椅,一边闲聊,一边闭目养神。他说弟弟的担心实在太多余:我在兰石和鳌头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虽然现在茂南一带闹起了农会什么的,但我的威名在外,谁敢不给几分面子?你分明是在南中受惊过度,神经过敏了。弟弟由着他说,也没表示什么。忽然,听得门外头人声鼎沸,锣鼓喧天,正想起来看过究竟。管家黄三财上气不接下气,慌慌张张地跑到跟前:"老,老,老.....老爷!不,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什么事把你慌成这个样子?"梁志石呵斥道。

"南,南,南,南中学,学生剧团和鳌头乡农会的人找麻烦来了!"黄三财本来说话就有点结巴,一急起来更结巴了。因为他昨晚跟从梁志石去了鳌头圩看戏,知道事情的原委,所以特别紧张。

梁志石一听,脑袋一下子嗡的吓得几乎要晕过去。他赶忙往大门外一瞄:可不是嘛,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有打着红旗的,有敲锣打鼓的,有裹着头巾扛着大刀长矛的。群众在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号:"惩办破坏学生演出的梁志石!""打倒土豪劣绅!""农会万岁!"

梁志石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快!快!快!快下去关门!说我不在家。"他气急败坏的喊。

黄三财和在一旁的两名家丁急忙连跳带蹦地下楼,冲到大门口,要把大门关上。然而,却来不及了。

江仲奇和叶福兴及鳌头农会的张勇强用力推开就要关上的大门,走了进来:"且不要关门,我们有话要跟梁志石说!""各位学生大,大,大人,梁,梁,梁老爷他不在家……""梁志石是真的不在家吗?"江仲奇问。"是,是,是,是真的不在家。"黄三财一边说,一边直打哆嗦。"你是什么人?"江仲奇等一边问一边往里迈。黄三财想拦又不敢拦,一步步往后退。"敝,敝姓黄,我,我,我是管家,叫黄三财。"

"他不在家的话,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回来。我们也走累了。这屋子够大的,我们大家都进来休息吃饭。你既然是管家,就麻烦你安排做饭。听说梁志石家养了不少大肥猪,我们上千号人,你得宰它几头。"江仲奇说着回头大声招呼:"各位同学,各位乡亲,现在梁志石不在家,我们都进来等他,黄管家要招待我们吃饭!"

"慢,慢,慢,不是,不是,不是……"黄三财一听这上千人要在这吃饭,更慌张了,他张开双手要拦住往屋里进的人们,一边哀求地望着江仲奇:"不急,不急,不急,你,你,你们先等等,我我上楼去问问。""既然梁志石不在家,还去问啥?!""我去看,看,看,看在不在。""那好的,你上去看看他到底在不在。"江仲奇说。

"你们稍等,你们稍等。"黄三财一边说一边往后退,赶紧上楼向梁志石禀报。梁志石一听,脸都吓白了!这怎么得了:这上千人要在这休息吃饭,还指不定晚上走不走。我这不乱套了?!这样不行,这样不行。梁志石心里着急。问明学生头是江仲奇,梁志石对黄三财说:"你把江仲奇请上楼来,我和他说道说道。"

黄三财跑下楼请江仲奇上楼。江仲奇说:"这怎么可以?你让梁志石下来说,有什么话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梁志石只得下楼,走到江仲奇等人面前,神情慌张,又是作揖又是道歉。

江仲奇正色道:"你昨晚在戏场捣乱,影响恶劣。我们南中学生剧团和鳌头乡农会今天前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你就昨晚破坏演出一事认错道歉!"

"我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我认错道歉!"梁志石说着,连连向众人作揖赔礼。

"不行,不行!第一,你昨天晚上是在戏场上捣乱的,你今晚要回到戏场,向全体观众赔礼道歉!第二,昨晚鳌头和周围四乡八里许多乡亲来看戏,今晚他们不一定都有时间过来,你要写出认错悔过书,在鳌头圩和周围乡村张贴,以示诚意。第三,无论是戏场认错还是贴出的悔过书,一定要态度诚恳,悔过深刻。否则我们会再来找你!"江仲奇道。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一切照办!"梁志石顺从地连连点头。

学生和群众走后,梁志石和弟弟梁传文商量此事。梁传文说:"我原来就叫你莫要多事,你毋愿听,没事找事,这下可怎得落着!?"。

梁志石说:"谁想到这帮学生这么难缠。"

"你想怎么办?"梁传文问。

"如果真的去鳌头戏场认错和在鳌头圩及各乡张贴悔过书,这就太丢人了,会让人笑掉大牙的。我以后那还有脸去趁鳌头圩?我今天答应他们,实在是被逼得不行。其实我这也是一个缓兵之计,我想到时不去,莫不成他们还会回头来找我的麻烦?或者我派人私下去会会江仲奇,请他通融通融?"梁志石显然是既感到无奈但心又有所不甘。

"我看算了吧!丢脸就丢脸,不要再玩什么花枪。人家也只是要求你去戏场认错和公贴悔过书,并没有太过分。你按要求做就是了。不然,下次南中学生和那些刁民再来,不把我们家的房子拆了才怪。"

梁传文对学生和农民会因为他哥哥扰乱戏场的事上门来找麻烦是估计到的,但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人,更没想到他们会要来这里"吃大户"。所以当时他哥哥提出躲避不见的办法,他也觉得可行。说人不在家,他们还能怎么的?想不到江仲奇竟然见招拆招,以领着这上千号人来家吃饭歇脚相逼。这实在太可怕了。让人根本无法应对。看来经过朱也赤这段时间的调教,这些个学生要比他在南中时更厉害了!本来梁传文想过一段时间上公馆去找找原来几个关系较铁的教师和学生,摸摸南中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做手脚的地方,然后与区长张大拿配合,杀回南中去。因为张大拿曾私下承诺:你比梁深远头脑灵活,有能耐,如有机会,我一定把新校长赶跑,与校董会交涉让你当校长。现在看来不行了。这班原来稚嫩的学生变得颇有心计了。并且朱也赤虽然不长期在公馆,但一定会盯住公馆,盯住张耀垣。张耀垣做的那些贪赃枉法的坏事迟早一定会揭发出来,不要说没有办法扶他上到校长宝座,就连他自己的位置恐怕都保不住。不要再和南中的学生斗,更不要和朱也赤斗。那样只会输得更惨。到此时,梁传文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冷静了下来,明白了过来,真正从心底里服了输。

于是,他对哥哥说:"刚才你既然认了错,承诺明天去戏场道歉并写书面悔过。你就按照这个承诺去做,不要再搞什么花样,以免惹出大的麻烦。悔过书我可以代你写,无非是让人多抄几份到各处张贴一下。"听弟弟这么一说,梁志石算是完全泄了气。

(未完待续)